

田中芳树 著

银河英雄传说

外传



尤里安的依谢尔伦日记

第2集

银河英雄传说外传

2

田中芳树作品集
尤里安的依谢尔伦日记

责任编辑:郭力家

封面设计:李 萌

银河英雄传说外传

尤里安的依谢尔伦日记

作者 田中芳树

译者 黄 璞

出版发行:时代文艺出版社

经 销:长春市新华书店

印 刷:长春市新华印刷厂

850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0.5 印张 300 千字

1997 年 6 月第一版 1999 年 1 月第二次印刷

印数:10000 册

ISBN7—5387—1997—X/I·1033 定价:12.00

版权所有·请勿翻印

目 录

尤里安的依谢尔伦日记

第一章 偶数年所发生的事·····	5
第二章 第一次的薪水·····	29
第三章 体人员集合·····	52
第四章 帝国的提案·····	52
第五章 旧居民 VS 新居民·····	74
第六章 俘虏交换仪式·····	95
第七章 多鲁顿事件·····	141
第八章 板凳上的秘密会议·····	160
第九章 出声的前夜·····	177

内 容 简 介

尤里安·敏兹八岁时父亲战死，自离开社会福利机构之后，就住进自由行同盟军的杨威利提督家里，成为他的养子。在十四岁的棕眼少年尤里安的眼中，杨的存在非常伟大。对集合于他四周的勇将、智将们的奇妙谋略与起初面目一再倾倒的尤里安也终于……

第一章 偶数年所发生的事

七九六年一二月一日

趁这次决定要搬家到伊伦尔要塞去的机会，我要开始写日记。虽然我自己也不敢说持续到什么时候，但当我把决心告诉杨提督时，他表现得非常地欣慰。

“写日记是个好习惯，只不守我是不会做就是了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如果是好习惯的话，自己也应该养成才对啊！”

“如果我把所有的事都做完了，你不就没有事可做啦？俗话说，为了孩子的成长着想，就必须留下田里的杂草才行！”

每次当提督使出“俗话说”的时候，我就没有办法提出反论了。卡介伦少将遇到这种情况时，就会用“说清楚是从哪个典故出来的？”这句话加以反击，听说三次中会赢一次。玩笑归玩笑，杨提督向国防委员会提出申请，希望把卡介伦少将调来伊谢尔伦要塞担任事务总监一职的事，似乎没能获得批准。我军这次亚姆利札大败，又不是卡介伦少将的责任！杨提督也说了，军人受处罚要比不受处罚来得正确。

所以就因为如此，杨提督买了一本厚厚的日记簿给我。杨督深信文字这种东西是必须用手写的。他打从心底就看不起录音式的文字记录机，说那是“边狗的叫声也拿也拿来当成文字的白痴机器”。原本提督就对机械这种东西抱着偏见了。

直到前些时候为止，我们家的立体电视还没装遥控选台器呢！他说：“四肢健全的人看立体电视，为什么非得用遥控器不可？”结果最近突然改变的原因，是优布·特留尼西特成为最高评议代理议长的缘故，每当特

留尼西特那张自信满满的脸充满现面时，杨提督要从沙发上跳起来去改频道，似乎感到太过于浪费的样子。用遥控器的话，一瞬间特留尼西特的脸就会消失，所以他现在对遥控器相当的满意。只要是播报新闻的时间，一开始就把遥控器拿在手上准备好，特留尼西特的脸一出现就马上转台，直到新闻结束为止，似乎一点也不觉得累呢。

好象就成光在写杨提督的事了。也得稍微写点自己的事才行。

从海尼森出发到前的一个星期，真的是快忙死了。

星期一到学校去辞行时，被布修老师拖住，后面预定做的事全部被搞乱了。他一直想说服我到学校寄宿，留在海尼森。

“我是为了你好才会这么劝你的，尤里安。如果到前线要塞去的话，你的世界会变得很狭窄。我认为你应该在广大世界多见一些世面，这才会对你的成长有所帮助！”

虽然布修老师嘴里是这么说，但我知道还有些说不出的理由。其中之一是因为布修老师是飞球部的指导老师，而我是飞球的年度得分王。在我进冰球部之前，哈罗朗校在联盟的排名永远是第二名，所以我的存在对布修教师而言，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

还有一个理由是布修老师完全不信任杨提督这个监护人的缘故。“以身为军人来说是很了不起的”这种话对我说了不知道有多少次。也就是说，杨提督除了当军人之外就没有一点了不起之处的意思。我也没法反驳这种说法，但总有其它较不那么阴险的讲法吧？反正我要照我自己的意愿去做。

“你也是太好事了。就照事在这样留在海尼森成为飞球的职业选手是比较聪明的做法。要是对我这个身为监护人的成长有所期待的话，那实在是很难的事！”

杨提督虽然知道自己的缺点。但似乎并无意去改正的样子，而我也不希望他改正。

今天就此搁笔了。明天还有得忙呢，而且要写的事，对未来而言，暂时搁置一下也无所谓。

〇六六年一二月二日

太空船的长途旅程，到今天终于要结束了。明天就可以到达伊谢尔伦

要塞，开始新的生活，是个开始吗？我希望如此，前年的春天，当我第一次站在杨提督家的门前时，也是这么的期望的，并且我也没有失望。

在这之前，有两年的时间在社会福利机构里生活。而再往前推，也是两年的时间 and 祖母一起生活。这个开端，是当我被叫到小学的校长室得知父亲战死的消息。

“帝国军的那些人，实在是坏到了极点的一群人。是和平、自由以及民主主义之敌，是全人类之敌，是文明之敌，有多少妻子的好丈夫被帝国军杀死，有多少孩子的父亲被杀死了……”

就象这样冗和而又无意义的话一直持续着，而我只了解到——爸爸战死了，被帝国军杀死了——而已。即使只是八岁的小孩子也能了解这个事实。那时，校长的态度也许是正确的，为了不让八岁的孩子受到刺激所刻意表现出来的也说不定。正当我这么想的时候，校长又说：

“……所以你也必须将父亲那‘为与邪恶势力作战而捐躯’的行为，视为一种荣耀才行。”

以这种话作结尾的时候，我已经非常的明白，校长把最重要的部分省略了。那种不希望被仅有八岁的孩子看穿，很明显的是不负责任的态度。

不过总而言之，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机。

杨提督也说过，自己的人生转机多半是由别人来告诉你的。

“我老爸因为事故死亡的时候也是是，进入军官学校就读的时候也是，配属到艾尔·法西尔的部队时也是，都由他人来告诉我这些事的。反过来说，我本身有好几交由其他人来宣告的人生转机，也就是说，人生也只不过是把宣告的内容成立而已。”

该怎么说呢？卡介伦少将会说：杨总以自己的历囊括普通的人生法则；但非常遗憾，这不是我想说的说法。

当卡介伦少将——当时是准将——把介绍信拿给我的时候，笑着对我眨眨眼：

“总之耐心的被他喂吧。虽然是各方面脱离了常轨的家伙，但并不是说没有前途的。”

这嘛，被喂的到底是谁呢？

七九年一二月三日

第一次见、第一次见面、第一次见面的日子！我大概得说上几次的“初

次见面,请多指教”呢?我找定主意一定要礼仪端正才行!虽然我是杨提督的被监护人,但身份只不过是同兵长待遇的军属而已——不论是哪一种身份,称呼教人头痛的。不管怎么说,如果我的态度太随便任性的话,杨提督一定会被批评,所以非得小心不可。

就依照留给我深刻印象的顺序来说吧。首先,一定是伊谢尔伦要塞。当我自窗内以肉眼看到直径六十公里的银色球体时,不由得惊叫出来,虽然在立体电视啦、雷射投影啦,照片中和媒体中看过不知道有多少次了,但实物和印象还是有差别。该怎么说呢?是的,科是有天壤之别呢?

由慢慢接近到进港,真到现身踏上进港口地面的四分钟之间,我的呼吸器官和循环器官都在全速运转着。这种兴奋又紧张的心情,是自我了解到福利机构的老师对我说:“你到杨提督的家里去吧,从今以后全就是你的监护人了”这句话的意义以来,还是第一次呢。那个时候,陪着我的是比我身体还大的行李箱。而今天,陪着我的是杨提督。“喂,可别跟丢了”我紧跟着说完这句话就回过身后,走下了扶梯。数百双手,一齐向伊谢尔从而的新司仿官致敬。此时是二点四〇分。

杨提督的寓所——我的新家正在正二〇二六层的D四区。比在海尼森的希尔巴利(银桥)街的军官宿舍还要来得大。一进门是玄关,再就是饭厅兼起居室,图书室兼谈话室、书房寝室、客房、我的卧房、厨房,还有储藏室。另外还有一间没有固定用途的大房间,书房里挤不下的书,迟早会侵入这声处女地的。这个预言我是绝对的信心。

杨提督和我,要说对伊谢尔伦有任何不满的话,大概就只有,包括美丽的庭园在内,所有的风景、气候全部都是人造的这一点。

当然,这种不满看起来很傻就是了。公园里的草地啦,杂木林啦,泥土

啦，虽然不是自然生长的，但也全都是真实的东西。气候是按照海尼森北半球的环境设定的，也有四季的变化，在森林公园露营一定很有趣。

提起露营，我记得有一次希尔巴利街整区的能源供应系统故障，那一晚，杨提督和我体会到了在寒冷星球露营的滋味。我们把起居室的火灾自动洒水装置的开关切掉，拿掉地毯，用军用的固体燃料来烧热水，全身裹在毛毯里，点亮紧急用蜡烛来照明，吃军用的墨西哥炖菜和蕃匡鸡汤。又吹口琴，说鬼故事，轻声低语的，渡过快乐的一夜。第二天早上，当我们还毯里睡在地上时，军方设备局住宅课的人员们跑来，望着室内发呆，在那之后，军官宿舍的使规则上，为什么会加了一条“禁止在屋内生火以及其他类似行为”的理由，只有杨提督和我才知道。

不光只有伊谢尔伦要塞本身，我也见到了住在那里的许多人。首先，是担任据谢尔伦防御指挥官的先寇布准将这个人。

华尔特·冯·先寇布准将，大约是三0岁出头，个子很高，相当英俊的人，眼睛和头发的颜色在灰色和棕色之间，听说他原本是国贵族出身，但好象不是个严酷的人。甚至可以说完全相反，是个不拘小节，能和他开玩笑，能谈得来的人。

只不过，也绝不是个随和的人就是了。如果认为对方是个话不投机的家伙或是讲不通的家伙的时候，我看他一定会当场掉头而去，根本不甩人！

“尤里安·敏兹就是你吗？我听杨提督提起过你，已经打算正式成为军人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想成为军人。”

然不认为被轻视了，但先寇布准将的反应看起来讽刺的意味相当重。

“就算是军人也分很多种，象是操作员啦，象我这样的战队员，或者是

工兵?不能清楚征写决心的话,也会替杨提督增加麻烦。”

要是回答得太差劲的话,他一定会之以鼻的,所以我心里好紧张。

“能够的话希望能成为参谋……”

“我想那个人不需要参谋的。智略上比那个更敏锐的军人,在宇宙中哪里找得到?有的话也只有帝国的罗严克拉姆侯爵而已。你想在智略方面帮且杨提督吗?”

讽刺的对象即使只是个孩子,这个人也不会宽容。人马上反身地回答:

“但是,即使有大脑也不能缺少小脑啊。”

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正确的比喻,先寇布准备好象觉得很有趣似地看着我,他笑了。比起我回答的内容。我认为他对我能提出反论这件事,还比较中意。

“原来如此,小脑好象是管运动神经的吧。”先寇布准将和我约艰,要教我射击和肉搏战技巧。能和我军最高级的射击和肉搏战的名家做这种约定,高兴是很高兴,但我想训练内容一定很严格。这种程序是可以预料的。不管怎么样,实际做了之后……就知道了。

当然也不是全是初见面的人。从海尼森出发搭别的太空船到达的人之中,也有不少杨提督的熟识人在。

以这种形式再见面的,其中有达斯提·亚典波罗少将。是在亚姆立札战败后升官的许多人之中的一个。

“哎,那个时候以为已经不行了呢?在我们射一发的时间里,敌人差不多射十三发过来;不只数量上比不守人家,阵形也乱成一团。指挥系统混乱得可以。我就在想这次是输定了。如果认为在这种状态下能赢的话,那

未免把战争想得太简单了。”

这种说法简直就是这个人完全没有考虑到自己会战死的事呢！

“一个人也不剩，全部战死这种事是不可能发生的。如果有残存的人的话，那一定就是我了。”

要怎么神气都可以。杨提督告诉我，那个伍兰夫提督的第十舰队能避免如字面意义一样的全灭，就是这个人的功劳。那种大胆又确产的指挥，和他到杨家来访时只会开玩笑的样子，实在是令人无法想象。

除此之外，还有今天见到的奥利比·波布兰少校和伊旺·高尼夫少校，是杨舰队值得夸耀的两大击队坠王。性格看起来好象差很多，但以我看来实在是感情很好的两个人。

一看到女性，波布兰少校是一定会上前搭讪的，而高尼夫少校即使有女性和他打招呼，他也会觉得太麻烦而不去理会人家，如果只是个人行为而已，就不会这么引人注目，但两人组合起来的话，简直就是对比了。

“这家伙是同盟军里排名第二的名飞行员喔。只不过看起来不太象就是了。”

波布兰少校拍拍高尼夫少校的肩膀对我这么说。而他其实想说什么我非常明白。高尼夫少校注意到我的视线，做了个总结：

“再告诉你一声，敏兹，最厉害的飞行员已经战死，躺在墓里了。”

果然是对好搭档。不过也许这种想法是天大的误会也说不定呢。

七九六年一二月四日

昨天写的东西，我相做部份的修正，我以为和先寇布准将是第一次见面，但却并非如此。在伊谢尔伦攻略战结束后，曾见过一面。但是那只是

在统合作战本部等杨提督时，稍微报了名字而已，随后就马上忘记了。而且，那时先寇布准将也没有告诉我名字啊。不过先寇布准将也真是坏心眼，还用一副从来没有过的表情，说什么：“尤里安·敏兹就是你吗？！”

“对啊，这是个很好的教训。告诉你华尔特·冯·先寇布是怎样的一个大坏蛋。”

奥利比·波布兰少校这么告诫我。这个人不知道为什么好象很中意我侯的（若神气地说，我也是很中意这个人）。他在露天咖啡喝茶的时候看到我，就叫我坐到那桌。在一起的还有伊旺·高尼夫少校，为了我还特地挪出位子，真是不胜惶恐。

“敏兹你来得正好。今天漂亮的小红帽没从这里经过，所以狼先生的心情正十分恶劣呢。”

就这样，稍微聊了一会儿，话题就转到先寇布准将身上。似乎是我记述的手法太糟了，不过反正不是别人看的文章，也就无所谓。

照波布兰少校的说法，似乎是少校正要教训坏人的时候，先寇布准将阻止了他的样子。

“是自尊的坏人呢？”

“是个专杀自己人的无能混球，不把我爱机的机枪瞄准装置弄偏了。如果再晚5秒的话，那家伙大概再也不会替其他人惹任何麻烦了。结果先寇布这个多管闲事的……”

“主要的重点是说这只是私人之间的恩怨，不必太过于重视。所以敌兹小弟，还是趁热把柠檬茶喝掉吧。”

高尼夫少校笑着对我说完了之后，小兰少校满脸愤愤不平的表情：

“哼，这是因为对你有好处。多找下了四架，我那时一架都没打下来。”

“因为战场转到来亚姆立札的关系，一口气击落王架不也很好吗？结果全部合计起来，也只能击落相同数量的敌机而已。”

“就是这个叫人不爽！本来我应该会比你多出三架的啊！”

象这种话一直持续不断因为实在很好玩，所以就待了很久。

在我和两位名飞行员分手。急急忙忙回到宿吉时，杨提督正躺在起居室的沙发上。

“怎么了？是不是那里不舒服？”

“不，因为起来的话肚子会很饿，所以想稍微减少一些能源的消耗而已。”

我赶快去准备晚餐，要是让艾尔·法西和亚姆立札的英雄饿死的话，真是对不起后世的历史学家呢。

因为不能让饥饿的青年久等，所以反肉、青菜、米和带令汤的全混在一起，以超快的速度煮了一锅大炖烩，但杨提督还是很高兴地全部都吃光了，我想，空空的肚子永远还是最棒的稠味料呢。

而且，以杨提督的身份来说，就算是在战地里，想要吃豪华餐点也不会有问题的，但他却特地等着吃我做的菜。对于这种期待和信赖非得加以回报不可，但先回定一趟再去，实在是稍微麻烦了一点。

七九六年一月五日

我现在也还只知道伊谢尔伦要塞的一小部分而已。每天继续不断有从海尼森搬来的军人及其家族，好象都快从港口溢出来似的，但却能完全地被居住区吸收进去。在伊谢尔伦的居住设备大约足够容纳军人和平民加起来五 00 万人使用，大得就连最下级的士兵也没有什么不满。只是，

第一章 偶数年所发生的事

象浴室热水热不热啦，叫灯亮不亮啦，储藏室的门会不会轧轧作响啦，这些日常生活谈不上完全满意的地方有很多就是了。而对于这些抱怨要由谁去处理呢？这样一个一个小问题，有一百万个聚集起来的话，也会象是在杰服粒子的仓库丢火花进去似的。这些要如何去解决——杨提督考虑过，希望能够交给卡伦少将去处理，不，不对，是全部“推”给他才对。我要想，杨提督的一定是除了作战之外，不想再伤任何脑筋了。

“那家伙如果是可以不动手做就能解决的话，大概连呼吸也想省了呢！”

卡介伦少将常常这么说。当我把这些话告诉杨提督时，提督以认真的表情考虑着，最后一副心有戚戚焉的表情喃喃自语……

“这个主意也相当不错呢。”

没错哟，这家伙就是这样的懒鬼！卡介伦少将早就料到会有这种反应了。

但我的意见却稍有不同。杨提督完全没有任何必要是个擅长家事的天才。就象厨子能用煎锅做出洋葱蛋卷一样，杨提督纵舰队获得胜利。除此之外的事如果没有办法办到的话，也没有任何理由来责难他。卡介伦少将对这一点当然也非常清楚，这只不过在调侃他而已。

七九六年一二月六日

在伊谢尔伦，和我同年的女孩子大概也有数千人左右，其实这是当然的事，要塞和舰队合起来有至少二〇〇万的军人都住在这里，而其中又有一半已经结婚，妻子和小孩子当然也一起住在这里。

不过，实际上看到女孩子一大群出现在路上的场面，我还是不太自在。为了躲避一群美丽又生气勃勃，象热带鸟似的女孩子们，在横巷里碰

见熟人了。

“喂，别这么没出息啊！这样一点霸气都没有，怎么能当我的继承人！”

被押出鬼没的波布兰少将这么取笑着，这个人大概时常在练习吧？不管穿军服也好，便服也好，随时都在找女孩子搭讪。不过今天倒是很难得平时的搭档不在一起。

“向女孩子搭讪是男人的义务，我是不会逃避我的义务的。”

波布兰少校对自己如此肯定之后，还教了我一条女孩们唱的歌。

“嗨、约翰·皮耶鲁，地狱在向你抛媚眼

嗨、约翰·皮耶鲁，只有虚伪的微笑适合你

嗨、约翰·皮耶鲁，粉碎封闭魔王的地狱之冰吧

嗨、约翰·皮耶鲁，从你的酒杯中振起来吧……”

我问波布兰少校这个“约翰·皮耶鲁”到底是谁，他马上回答说他知道，好象是还使用西元纪元时的宇宙流浪汉，“似乎不怎行，不象我这么受女人欢迎。”波布兰少校加上这句多余的解说。而主张是这个人的临终之地的，至少有十个以上的星球。

“被我攻陷的女人们出生地的星球数，至少比这个多十倍！”波布兰少校最后没忘记加上这一句。结果，今天发生的事只有如此而已。

七九六年一二月七日

一大早，我在烤面包上涂牛油时想，人在做这种事的时候，同盟也好，帝国也好，都有许多人会使历史产生变动，实际地使历史发生变化。

我也并不是为什么事着急。因为这种事是关急也没有用的，而我只是

过稍微想不了一点而已。到底是哪里的谁，在操纵着包括我在内数百亿人的合命运？

“不要着急，尤里安，早饭在中午这前解决就可以了，葬礼等死了之后再准备也还来得及。”

杨提督对我说这些话，是在我考虑根据提前制度，向学校提出休学的时候。杨提督打消我的念头，告诉我不一定要勉强成为军人。这是自从二年又八个月前，我成为杨家的一员之后，一直没有改变的态度。

“看起来不象养得起两个人吗？”

有次杨提督这么说，好象是因为和卡介伦少将之间开了什么玩笑的缘故，关于这点，杨提督和卡介伦都笑着不说明原因。这两个人，每次在海尼森见面都象恶言恶性语交换会似的。使杨提督成为我的监护人的是卡介伦少将，并且杨提督为了把他员来伊谢尔伦。今天也发了电文回首都海尼森。

七九六年一二月八日

说来非常平稳的一天。我放弃了老是考虑——这样的时间里，历史会怎样——这种想法。这对精神健康不太好。我现在正在可能缔造历史的人的身边，对一个四岁的人来说，这不是已经足够了吗？

七九六年一二月九日

由于通讯教学的几何一点也不好玩，我就擅自改为阅读自习。只有这种地方象杨提督的少年时候，这倒是相当叫人头疼。

“无辜而被杀的人们”这本书是从杨提督的书架上抽出来的，记述一些